

鹿橋

全集

赤 央 歌

薄暮青山路又斜
倘佯湖畔少人家
浮生若夢的不差
聽我歌聲隨流水到山崖

鹿橋題

臺灣商務印書館

未央歌

龍橋

全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

獻給

最親愛的
父母親

願能把這些年離家的生活，及校中的友愛，寄回家去。

《鹿橋全集》出版緣起

台灣商務印書館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出版鹿橋（吳訥孫先生）的《未央歌》之後，立即成為暢銷書，風靡至今，歷久不衰，影響之大，難以估計。一九九〇年曾獲得時報出版公司票選為「四〇年代影響我們最深的書」第一名，一九九九年再獲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的第七十三名。

鹿橋是一位創作嚴謹的作家，目前已出版的作品還有：《人子》（一九七四年遠景出版）、《懺情書》（一九七五年遠景出版）、《市廛居》（一九九八年時報文化出版）。

當鹿橋在一九九八年七十九歲時，曾經致電台灣商務印書館，希望將《人子》、《懺情書》、《市廛居》交給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鹿橋全集》。由於著作權的歸屬有待釐清，一時來不及處理，鹿橋卻於二〇〇二年在美國波士頓去世，享年八十三歲，《鹿橋全集》出版事宜也就延擱下來。

二〇〇五年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門改組，擴大出版範圍，在王顧問壽南、吳顧問涵碧的建議下，重提出版《鹿橋全集》之事，並在二〇〇六年二月首先出版樸月女士編著的《鹿橋歌未央》，介紹鹿橋的書與人。

學哲素與鹿橋之子吳昭屏相識，經由電話聯繫，獲得他的口頭同意，於是，開始研擬書面合約。二〇〇六年二月，負責管理鹿橋資產的吳昭屏正式簽約，授權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鹿橋全集》。

我們不敢大意，懷著尊敬同業的心情，歷經一年的協商，原出版《人子》、《懺情書》及《市廛居》三書的相關朋友也願意同意或協助，讓我們深為感謝。如果不是各方好友的支持與協助，《鹿橋全集》不知何年何月才得以問世。

現在，鹿橋去世五年，《未央歌》在台灣出版四十年後，台灣商務終於出版了《鹿橋全集》，讓我們向喜愛鹿橋作品的朋友獻上一份心意，也向協助我們完成這項心意的各界好友，表示最大的敬意與謝意。

八版贅言

去年夏天未央歌第五版發行不久，道濟兄就寫信告訴我準備六版序免得要印書時來不及。那時我剛旅行回來，不但出門多日積下的事務、信件待理；所研究的題目，所採集的資料筆記，都亟須思考及溫習，一時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八月間回到康州且溪延陵乙園去避暑也是避世，那時積欠的繁雜事務稍稍已整理出了一點頭緒，幾篇急需交卷的稿子也寄出去了，才把要著手的新故事，暫定名為「六本木物語」的，推在一邊，在慕蓮殷殷鼓勵之下，趕寫了一篇通訊當序，也減輕一下心上對隔了遠洋新舊朋友的歉疚。

也就是因為被我這麼一拖延，六版序寄到商務印書館時，六版不但已經出書，並且早已賣光了。為了應秋季開學的需求，七版都早已上市。道濟兄來信囑我準備八版出書事宜，我就決定把原為六版寫的再致讀者的信依原樣在八版中首次印出，只加這一篇短短贅言在前面好取信於讀者亦保原真。

耽誤了六版序不足稱為損失，為了等這篇通訊倒把陸國民兄的散民舞曲等到了，現在亦印在八版裏可以算是額外收穫。

前些時要想藉未央歌新版機會印幾支寫這書時譜的歌曲，及發表一篇討論讚美友誼的文章的，現在可不敢再拖延了。都等下次再增印時加入罷。

鹿橋

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清晨二時半
於神鹿邑家中

六版再致未央歌讀者

從發表「再版致未央歌讀者」到今天又是五年多了。這五年裏因為忙些別的事情一直未能好好兒地跟我敬愛的讀者再寫一封長信。從未央歌三版出書到第五版問世，都是因為路途遙遠消息不靈通，連連失去與讀者藉新版之便通個音訊的機會。說起路途遙遠，這話也不太公平；這五年多時光裏，我因研究美術史的關係又曾到台灣來了五次，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每次聽新舊朋友說起未央歌我心上都暗暗默許：下次再出新版時一定趕寫一封致讀者書用以當序。可是每次新版都是在我未查覺時就印行了，於是五年來雖然無意荒疏，可是竟像是得了信不回一樣，從「再版致未央歌讀者」一文後，誰也沒聽見我出一聲兒。

這一次商務印書館周道濟先生與我保持連絡，預測六版出書日期，好及時寫序。王雲五老伯又特別給我們許可，此次加印精裝本若干以應收藏者的需要。館方亦準備另為新版設計一下以求美觀和改進。原來的紙型因為屢次製版已不堪再用，我們要找一個好本子製影印版。品煥妹丈同綺連妹慨然讓出所藏原版道林紙精裝本為照相用。大家如此幫忙，我心上對每一位都十分感激。

未央歌自從移到台灣商務印書館以來出了這許多版，得以和世界各地許多新讀者見面，要念到馬壽華老伯的愛護。五年前若是沒有他老人家把版權登記註冊及發行法規指點清楚，辦理妥善，後來出書也不會這麼順利。

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老伯領導之下，走上了新出版事業營業正軌，使作者得有保障，給

我一個新經驗。我謹藉此機會向全館全人，自周總經理以下，每一位深致謝意。

在這一串出版幕後的情況裏，只有一個細節似乎老不能按了拍板協調。這個步伐不能一致的小卒就是我自己，這個整年忙忙碌碌、跑來跑去的作者。今天我在延陵乙園家中連夜趕寫這一篇序文，心上完全沒有把握，來得及來不及印在六版新書裏。我為甚麼急著要和讀者通消息，又為甚麼未能把握好時間，容我分別慢慢述說一下。

今年春天我得到一個休假的機會，一邊旅行、研究、收集材料，一邊忙著還近來積下的文債。先在香港寫了一篇廣播講演，談中國人在空間觀念裏對自我的看法。這篇文既是要在無線電上播講，所用的便是口語文體。字裏行間雖然都是就近一家人談話的情調，同時也是提醒居留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國人，及受到中國文化好處的人，這個文化所提供的自我觀是極具世界大同思想的。每次提到「人」，都是泛指人類每一份子。這與如今紛爭的國際情勢及野心的國際政客頭腦中分辨敵友的「人」，有基本觀念上的區別。所以用的雖是自家談話的中文，而關照的是文化上國際間的趨勢及我們的理想，其對象是不分國界的。

三月底我到了台北，又是在旅館裏寫文章。這次是為故宮博物院寫一篇討論晚明山水畫的論文，以故宮所藏的董其昌作品為中心談那一個時期山水畫的演變。所討論的雖是歷史，而意在文化演變的靈機消息與潮流中的人物色相，其道理是不別古今的。

這兩篇文章的主題常在我心上，前次在「再版致未央歌讀者」中已略談過「個人」與「大同」理想的觀念。今天寫到這裏也就想起當時寫的另外一段：

中國思想界說保守確很保守，可是說活潑也很活潑。儒道兩家早就互相切磋，到了晚明連釋教禪宗加在一起真是波濤洶湧地好看。這正如那時期的山水畫一樣，局外人還是指在指點點說中國山水畫幾百年都是因循抄襲呢，幾齣精彩好戲就在不注意中都已演過去了而全未看見，真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在台北時間甚短，寫這篇文章之外，還要校閱先已寄來另外一篇用英文寫的論文，那篇內容雖然與這一篇大致一樣而著重點、對象，及引用材料皆頗有不同。另有一點也值得一提的，就是這篇文章所用的中文文體是學術性的，與那篇廣播演講所用的就大不一樣了。

看到這裏，我想有許多讀者已經明白我為甚麼要敘述這幾件事，甚至已經原諒我為甚麼那時候沒能夠與大家多聚會或通信連絡了。不過請容我再寫下去，事實上比這裏才開始描畫的還要繁複得多。

寫文章，找參考材料，會學界先進與同道不祇為此一二篇文字。我的新研究目標此次恐怕篇幅不可能許我詳談，我祇能說為了了解我們的文化，我近年來從建築史上又重新把注意力轉回地形地勢上來。我早年就對風水及許多別的傳統的知識有興趣；未央歌一起首不是就有一位風水先生嗎？現在我更加知道深埋在那些有時是故作玄虛的文字裏實在是許多積藏的地形地勢氣象水流的看法及經驗。我們文化在演進的過程中採用不同的字彙來對演進的社會表達這些經驗。今天我們因為採用了西方科學技術名詞之後，聽了這些過去的說法就覺得不科學。可是正如中國別的經驗一樣，如飲食衛生及醫藥，皆不可以無知而又兼自大的態度，認

為迷信而一筆抹殺。何況風水醫藥以及社會習慣之實施都是歷代不斷的史實，怎可摒於歷史研究範圍之外？

研究書法繪畫不可不知紙、絹之質地，研究建築、城市、設計及沿革，怎可不顧地形地勢及所謂「風沙」的影響？同是「繪事後素」的道理呀！

所以，那一短時期之內，我在台灣、香港及日本忙個不了。

寫到這裏心上就更覺得自己對讀者朋友不公允了。這次旅行中見到的，多半已聽我說起這些事，現在他們看見這篇通訊自會有親切之感。這次沒有機會見面的，讀到這一段，不免加倍感到距離同生疏。這不是不公允麼？可是我們不要受造化機遇所左右，讓我奮筆再寫下去，把我急於通消息的原因表達一下。

第一先要解釋並求未能會到的朋友諒解的是這次在台灣停的時間很短。三月廿六日到了之後先趕文章，原定四月十二日去日本，偏偏四月十日報上登出我在台北的消息，看見的人不少以為我是回來長住，寫來許多信，打來許多電話，我因情境不許可，失去了寶貴的會見新朋友的機會。更令我不安的是我行程因為事務上的關係一再改晚，每次又祇是改晚一天或兩天，因之無法定約會，最後四月十六日走的時候心裏許下願要回的信又因幾個月來一直在搬動，改念想寫一封公開信在報紙上發表。未料到此中又因為趕寫了兩篇英文的學術性文字，沒有能達到這個心願，直到今天。

近年來好像潛意識地為自己的思想生活求平衡。凡工作以左、右劃分。「論文」與「詩篇」這個對比的說法，現在多為未央歌的讀者所採用。論文即是右手的工作，詩篇即是左

手。不是真的兩手執筆，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種心理上的區別，常見在禮儀，甚至建築設計中，總之，以右代表理解、結構、正宗、太平時代的傳統，而左則是幻想、空靈、左道、動亂期間的破壞，也有他一個傳統。左右相成，是中國幾千年前就見到的道理。

話說回來，我寫文章先是論文詩篇交互著寫。又因為用中文及英文的關係想要不偏不向就要每個文字都要一左一右地寫。於是繼香港台北兩篇中文之後先在東京用英文寫了一篇泛論中國美術的文章為一個老朋友的新書作序，寫得輕鬆，算是左。回到美國又為王陽明五百年紀念哲學討論會寫了一篇晚明哲學、文學、美術潮流趨勢的短文，算是右。現在與寫致讀者的信及另外手頭一個文藝作品對比起來，過去幾個月寫的好幾篇文章又都可以算右了！這事多妙，多麼有趣！

沒有見到的同學、朋友們：這一股思想及這些材料，都是在台灣我們那些日子經常快樂地、吵著、嚷著談了好幾天的。幾次來台灣都沒有這次跟同學們談得玩得痛快。與我取到連絡的同學來自許多學校，記得有台北縣八里鄉的聖心女中、基隆的海洋專科大學、台南的成功大學，跟台大的幾個組織。

主要的一次集會是很偶然的；台大歷史學會有位丁爰在四月十一日跟我商量要為同學們開一個座談會。因為時間關係會期就訂在次日，用海報通知。時間是晚八點。次日同學到旅館來帶我去，我們到晚了一點。那天又偏偏在會前又停了一次電，一時傳言紛紛不知會還開不開。幸好同學們沒有散，還不斷有來的，我們到台大校園以前在場負責的同學臨時把座談會改到一個大講堂，窗台、門口都滿了人，真熱鬧了。當天講的話後來在台大史系導報上發

表了，是由田肇毅、馬勵兩位同學執筆整理的。那些時日有幾個刊物發表討論未央歌的文章，可惜我匆匆離去未得向各作者一一致意。中國時報的邱秀文寫了一篇訪問，因此我同幾位中國時報的朋友也成了相識。各談話的內容既已發表了，這裏只如此記錄一下不再詳敘。主要的一點情緒是我由於同學們的鼓勵同友誼，又享受了幾天中國大學學生的生活。在台大講演的一晚我高興地說了許多話。看了一屋子年輕熱誠的臉，彷彿是見到了未央歌裏的人。我忍不住告訴同學們說：「台大很像聯大的後身，你們就像我當年的同學」。那時場中歡樂的嚮應，叫我覺得一晚上所說的話中以這兩句為最中聽了。若是果真中了你們的心意，同學們，我心上覺得光榮，覺得感激。

此後的談話裏，我才慢慢地由各方面知道這件與未央歌中人物傳遞燈火，承宗接代已是同學中流行的事。這一次見到了好幾位同學，他們及她們的外號都是未央歌中熟識的名字。未央歌既是只有愛沒有恨，只有美沒有醜的，因此以書中人來作外號可以說都是「愛稱」。

未央歌在同學中間有如此滋長的影響對我說還是新近才真感覺到的。比前此所見的又廣大深刻許多。這一點據朋友們告訴我是因為大、中學的教授、教師不斷地推荐介紹，我願意在這裏向他們遙呼：「你們辛苦了，你們散播的種子已經發芽生長了。」不但是同學們，社會上就業的及不得升學機會的人，也有好多位是當初在學校的時候第一次與未央歌接觸。

把未央歌與生活打成一片的例子這次見到不少，這一封成功大學寫作協會由會長林治國代表來的信，可以說為我揭開了想也想不到的一幕：

我們是一群瘋狂地喜愛您的大學生。

許久，許久，由高中走入大學，帶著濃厚的愛，夢著永恆的青春，我們到處捕捉生活中甜蜜的影子，那些未央歌所散播的詩篇，就是我們的祈禱。

話劇社演出了未央歌；遊街、聊未央歌；為理想而掙扎時，想想未央歌；坐咖啡廳，也聽到未央歌……無數的迴響集中在那本綠皮的未央歌！

今早，從報上看到您回來的消息，我們興奮的說不出話來，我們犧牲了今早的期中考——我們如何考得下去呢？因為我們滿腦子是想著您啊！

所以我們用顫抖的筆寫了這封信，我們知道您回來生活上的忙碌，但我們仍願禱告上帝，請您賜給我們一點寶貴的時間到台南來看我們，那怕是一剎那的聚會，我們也能抓住您的風采，您肯答應嗎？

那怕您是順道到台南來，您能來成大玩嗎？

我們出版的這一期「成大青年」有未央歌的介紹與研究，您能賜給我們您的祝福嗎？我們決定從今天開始不睡覺，直等到您的回音！

好嗎？鹿橋先生，到成大來玩！

祝福您！ 祝福您！ 祝福您！

成大的同學們：你們知道嗎，我為了來不及到台南去拜訪你們，又不甘心只寫一封短信道歉——這個歉怎能道？——又想哪年才能再去台南，再訪成大？等到那時候到來，你們恐

怕又早已畢業四散了！學校就是人生歷程的一個短期旅社——套那句「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又偏偏這麼不留情。為了這無法排解的思潮，我才真叫你們鬧得好些夜裏沒有睡踏實覺！瞧你們用的字眼兒這麼窮兇極惡地：一邊佔了理不去考書，一邊嚇唬人說不睡覺！我想你們把信發了，興奮了一天，到晚上閉上了你們年輕的眼睛，一定一覺睡到天亮，連半個夢都沒有！

我呢，離開台北後在日本各地旅行，中間回美國在檀香山開了王陽明五百年紀念的哲學討論會，又回到日本繼續旅行考察，一切都順利，想都是你們左一個祝福，右一個祝福給我的好運氣！

現在可別因為被我搶白了兩句，就生氣不祝福我了。——其實我很感激你們這封信，也很心疼你們這些口齒伶俐的孩子，小心我若是轉了壞運氣，我回過頭來咒你們！

現在咱們別鬥口了，能不能請你們收下這篇序權當回信？原諒我一直拖延了這好幾個月？我答應下次來台灣以前一定先給你們信——寫給誰？請來信告訴我你們是幾年級的學生，是不是要畢業了？同時請把你們的刊物寄給我。你們同許許多多別的學校的同學，在我對台大同學講演時，都在我的心上。我現在對你們說的話，也是為了他們大家才說的。寫信給我兩個地址：春秋兩季開學的時候寄：

Professor Nelson I. Wu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aint Louis, Missouri 63130, U.S.A.

七、八兩月寄·

Mr. Nelson I. Wu

Yenling Yeyuan

1530 Notch Road

Cheshire, Connecticut 06410, U.S.A.

又是一右一左，一個論文，一個詩篇。左也好，右也好，我真盼望你們來信。

我想知道的事很多，例如你們逛街、坐咖啡廳都談些甚麼，更想知道未央歌上演的情景。我想告訴你們的事也多，例如懺情錄是怎麼一本書，我現在又在寫甚麼新作品，現在都不能細說。只可大概解釋一下，懺情錄本來是懺情書，這名字是書中所收二十篇文中一篇的篇名。這個小冊子可稱為準備未央歌的一個小素描文集，原要等我寫一篇序再印的，後來因為朋友及朋友的朋友一熱心，又不知就裏，我還不知道呢，已經發行了。現在我們還要加上序再出一個新版，這就是我在再版未央歌時提到作學生時所寫的稿子「也選出一部份來出版」的事。

在台灣有一天有一位陸國民先生帶了他所譜的「散民舞曲」來看我。我極愛這生動的曲子，本想印在這裏介紹給你們，現在也只好等下次加上他為未央歌作的其他樂曲一同發表。雖然這次來不及，不過可以這麼提一下也叫我心上好過一點。

「散民舞曲」採用的歌詞在本書三五二—三五六頁。我當年準備自己有一天為它譜曲子

的。寫書時怕將來譜曲時忘了當初的大意，就把許多註腳寫到書中去，好提醒自己。如同：「這樣兩小節重覆兩遍，調子是一樣的。」又如：「這四小節音調先揚後抑，彷彿一朵烏雲遮了夏日！」然後節拍忽然改快。」等等。可是我聽了國民的曲子，實在太好了。又真摯，又流利。一點也不像時下捏手捏腳以城市人的口味硬派給村野古樸的山歌那種造作的格調。那天我屋中還有幾位朋友一同聽他的曲子，我當了他們說：「從此這支歌用你的曲譜了，我不用為它製譜了。」

國民並不是一位職業作曲家，據他告訴我他也沒有受過正式音樂教育，因為家境關係，早年停學，現在在裕隆汽車公司作裝配工人。未央歌他讀了好幾年，他也有同他討論這書的朋友，也有去自己思索的地方，他的地方不是咖啡廳，是村外山上的一個小破廟。這些都是細節，要緊的是我們大家處境不一樣，可是志同道合，可以一見，甚至未見，即如故。

說起一見如故來，我在台灣還去看了好幾處村鎮同廟宇，恆春、台南是蓬海帶我去的，鹿港是我自己去的，那時若是已得了成功大學同學們的信，順道就去拜訪多好！去北港的一次有七位台大同學陪我，我們說了來回兩程的話，喫一路零食，笑一路。回程很晚了，仗著天黑，又藉口公路局車走起來聲音大可以掩蓋，我們足足唱了好幾個鐘頭的歌，把大家會的歌都唱完了。

這些新朋友常問我當年大學生活與目下的異同，我心上常想這件事實在在各人的看法。又問我各地山川人情之異同，在校與入社會的改變。我的回答也是一樣。這都是我愛談的事，都留到下次再寫。可喜的是大家都不是消極地只想這些環境如何影響我們，而是都有積

極的事業在心上，希望影響環境。

比如說風土人情，我至今懷念雲南，若是說別的地方就不能叫我們愛，那怎麼可以！自然是因為從一個地方學會了整個的愛；愛自然環境、愛動植物、愛人、愛他們的心境，然後才知道怎樣去愛別的地方，去愛整個世界。

因此，今日大變動中的世界，震蕩中的中國文化都叫我們關心。今日的國界已不是昨天的國界，空氣、水源是大家不分國界聯合起來一同保護的，疾病的傳染要大家一致來防犯的。這個世界恐怕我們趕緊愛都來不及，各個文化趕緊協調都來不及，更不要想那種舊式的攻城略地，開疆拓野的狹窄看法了。今日我所認為國無界，戰無勝的情況，其實非常接近中國先秦已見端倪的宇宙觀念及人世理想。宇宙是上下四方、古往今來，人居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內。不知者為不知，而切身的事要負責任，兄弟之間，何曾要分彼此？

未央歌的讀者：不問你的鄉土甚至國籍，不問你頭髮眼睛的顏色，說話的聲音，咱們一同來嚐這個理想的滋味。這個理想是不能為消極的人所接受的。悲觀的人更會自以為經驗豐富譏笑我們幼稚。我們就說：「你們的陳舊的經驗已經變成了你們的累贅，快重新拂去思慮裏的塵埃再看見自己幼稚的心！」

二十多年前前原子物理剛為社會所聽說時，有一位採訪記者問我一位朋友說：「大家都說這個新物理原理非常難懂，您認為怎麼樣？」這位老教授說：「是非常難，說幾個鐘頭都未必能說出頭緒。」記者就問：「您是物理學名教授，一生研究物理已經多少年了？」他說：「差不多三十五、六年了。」